

素富貴上下

素貧賤上下

素行錄 卷之一

共三



請求 古
 記號 181.15
 1582
 273980

請求
記號

登錄
番號 273980

著者

書名

- ※ 1. 대출기한을 엄수하십시오.
- 2. 책장을 메거나, 찢칠 또는 낙서를 하지 마십시오.

國會圖書館

贈
 신기훈
 1980
 5
 15
 贈本

대한민국의 국호
조선의 국호

古
181.15
人 582
V.1

素行錄卷之一

序

素行錄者申二耻齋正模先生之所編也公當朝鮮
肅景之世蚤登科第雲路方亨而洎英宗戊申出守
娥林而安陰之兵適至以母老負而出避淨地坐是
流配赤羅歲未周而釋辛亥再配興陽之呂島作二
耻齋銘以志其累耻其所謂忠虧負國孝缺離親者
是也其翊年壬子正月編成此錄蓋歷述古聖賢隨
遇善處之道類以羣分取中庸素位而行之義以箴
之獨自體驗於畏約之中而不輕出以示人者也攷
厥編制以其卷也素富貴二素貧賤二素患難三素

素行錄卷之一 序

夷狄二、通論一、都為丹子三焉。今其后孫基勲、幽按於巾箱之中、將景而刊之、屬家源為一言置其首者、嗚呼、戊申之事、尚忍言哉。若以春秋義法論之、則非叛也、乃抗也。且公蓋屢遷而不一遷矣。絕嶼穹林、湫僻莫名、而猶自宅心寧靜、講學著書、風雨榕燈、吟嚼不輟。若其素日、無所積於中者、其形於外者、烏能如是乎。是可思也。

柔兆執徐流火節真城李家源謹序

素行錄目錄

一卷

素富貴上

素富貴下

素貧賤上

素貧賤下

二卷

素患難上

素患難中

三卷

素患難下

素行錄目錄

素

一

한민서 회
서서 상서

素夷狄上

素夷狄下

通論

附

年譜

行狀

子孫錄

跋

後識

素行錄卷之一

素富貴上

二耻齋鵝洲申正模

編著

易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曰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

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

益稷篇禹曰無若丹朱傲惟謾遊是好傲虐是作罔

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旅獒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弗貴異物賤用物
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
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無逸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
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遑曰今日耽樂乃非
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
亂酗于酒德哉

周官曰曰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
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爾德無載爾偽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弗畏八畏

畢命王曰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
恃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
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
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是乃大訓不
由古訓于何其訓

葛覃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
為絺為絡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
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齊宣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

萬鍾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
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
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
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
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
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其妻告
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

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覲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
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
足之道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
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
之知也施施然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
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
幾希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禮智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

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亾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爾酒既飽爾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孔子曰周公其盛矣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首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

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執贄而見者十人，還執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十一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荀子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髮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

張南軒曰：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厚，字二謙恭也。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利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德業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利之可憚。

哉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笑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得歌於斯，笑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稽首再拜。君子謂之善頌禱。檀弓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王制

子曰：君子辭富居貧，辭貴居賤，則亂益亾。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坊記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

不信也。表記。

齊慶氏亾，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左氏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亾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民勞則息，息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怠，善則惡；心奢則吝，吝則善；心吝則善，善則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紵，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

獻功，愆則有辟，古之道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國語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臣之先世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返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不許。因陳亘子之請，乃許之。左傳

錢公輔曰：昔晏平仲弊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會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以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子嘗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次及疎遠之賢云。」

平原君謂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亾期，而死亾至。」

戰國策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也。宿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

美則美矣，臣意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艸木，土木
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說苑
宋向成，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
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李斯歎曰：荀卿有云：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
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衰，未知所
統駕也。

范蠡既平吳，浮海出齊，自稱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
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
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乃歸相印，散其財，與知友鄉黨。

張良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為韓報訾疆秦
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
之極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楊龜山曰子房功成智隱不遁權勢視去權利如眇
弊屣雖寄身朝市而翛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
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主
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義理者吾獨於子房得之
矣

張南軒曰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為韓而漢之
爵祿不足以霸縻之嗟呼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
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

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可得而驕之哉。

胡五峯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凶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能進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其心，而張南軒曰：霍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忿，故其氣欲不可掩，威權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心亦不知其安且肆矣。

蕭何買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

萬石君石奮歸老于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

必軾為子孫為小吏來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浴歸謁親八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屣廁踰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習以為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之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自如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友諸子八里門趨至家
疏廣為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會請族人故

舊相與娛樂數問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供具居歲
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親信者曰子孫冀
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會費且盡宜從夫人
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即以間暇為廣言此計廣曰
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
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
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且富者象之愆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過而生愆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
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平恩侯許伯入第盡寬饒賀之酒酣仰屋而歎曰美

我富貴無常，此如傳舍，閱人多矣。惟謹慎為能久。吳漢在朝，斤斤謹質，形於體貌。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帥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漢楊震為東萊太守，道過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時為昌邑令，懷金十斤來見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慚而退。震性清儉，子孫皆素會徒步，或勸其開產業，不聽，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震子秉亦雅素清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祿，不入私門家室，嘗曰：「我有三不惑：酒也。」

色也財也貧窶併日而食

劉寵性清儉免太尉歸出京師欲息亭傳舍亭吏止之曰整頓以待劉公寵不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會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也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自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棗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必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

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若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晉胡威父質為荊州刺史，自京師定省，父賜綰一疋。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綰？質曰：吾俸祿之餘也。以為汝行糧，受之拜歸。後武帝問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不如父。

張湛矜嚴好禮，建武初為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漢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

意不自安。上疏言：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十一年。蒼來朝，上問居家何事最樂。對曰：為善最樂。上稱其言甚大。遂送列侯印十九枚，令佩其諸子。戴溪筆義曰：漢諸侯王大抵驕佚放恣，曾未幾何，身死國除。豈非前日之樂，乃所以為後日之憂者乎？善哉！東平王之言也。豈獨善祿其國而已哉？雖懷道致義之士，隱約窮閭，明於利害之故，察於人情之變，熟於天下之義理，澁沈靜默，灼然有得於心者，其論亦無以過此也。

唐裴晉公度徙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閹豎擅威天

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乃治第東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燠館、涼臺、踰綠野堂、波激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樂天、劉夢得為文章、把酒寢晝夜相懽、不問人間事、帝知度年老而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年七十六薨。

白樂天被遇憲宗、事無不言、為當時所忌、乃放意文酒、無立功名意、於所居東都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因作傳曰、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宦遊三十載、將退老居洛、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舫、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

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
琴侶詩客多與之遊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
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
之為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間
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
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
布衣家以宴遊名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
月夕好事者相遇必為之先拂酒壘次開詩篋詩酒
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
調法部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
柳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屢及鄰

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輿適野、輿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輦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約千餘篇、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殖貨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楮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妻子凍餓、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餌、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

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瓮箕踞，仰而長吁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揭瓮醖，醖引蒲數盃，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鬢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

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太尉李晟元卓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弊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送盈塗不得見家舊貧狹庇廕州廬其子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勲兄弟藉父勲烈率以第宅相高惟愬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而已。

元魏賈思伯為侍講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隋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知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有疾因懇乞骸骨。

唐元結延祖調眷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
飢寒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
此吾不思也

季成孤特自立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
下常食脫粟飯漿菜而已刺史二千石錢記不發省
以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弊牛車而去

魏高允拜尚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常使諸子樵採自
給司空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妻子不粒食高宗
是日幸允第艸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盞菜而已高
宗歎息久之曰古人之清豈有如此即賜帛五十疋
拜其子為太守允固辭不許帝對允嘗呼為令公而

不名，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年九十八卒，謚曰文。晉吳隱之，字叔默，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檀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改。每月所得俸祿，僅有身糧，餘悉分賑親族。冬月無被，澣衣，乃披其絮。

晉羅舍為桓溫別駕，以廨舍喧擾於城西小洲，立茅屋以居，織草為席，布衣蔬食，晏如也。

齊張融為中書郎，給暇東出，武帝問住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水上。後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舩岸上住。帝大笑。

河間王孝恭嘗謂人曰：予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

別營一區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

陳姚察為吏部尚書有私門生送南布一段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止是麻蒲布練等物於吾無用幸不煩耳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

齊虞玩之為少府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唯玩之躡屐造席帝取屐視之訛黑弊斷以苙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帝賜新屐玩之不受曰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

唐李義琰為相宅無正寢弟義璡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乎是速吾禍也卒

不許木久腐乃棄之、

韓滉堂無夾廡弟洄增補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岑文本或勸其營產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俸祿已重尚何殖產業耶、

唐玄宗時工部尚書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何憂飢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歿之後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郭汾陽子儀身任安危者四十年檢中書令二十四考富貴壽考哀榮終始家人一千人八子七壻皆為

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僕固

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嘗頷指

役使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

人臣而象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胡氏曰功蓋

疑位極人臣而象不疾窮奢極欲以何道而能然惟忠

信安義命而已至於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道也

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也哉盧懷慎為吏部尚書卧病既久宋璟盧從愿相與共

訪懷慎卧於故簣門無簾箔見之甚喜命設會蒸豆

菜俎之外儵然無一物矣

唐元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罷曾山令愛

陸渾山水乃定居不為垣墻扃鐫無僕妾歲饑或不

夔嗜酒陶然彈琴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為
酣飲穠為紫芝先生皮日休七愛詩曰吾愛元紫芝
清介如伯夷輦母遠之官宰邑無點疵三年魯山民
豐稔不暫飢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
只採魯山薇一室冰蘄苦四達聲光飛退休舊隱來
斗酒入茅茨鷄黍匪家畜琴尊常自怡盡日一菜食
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絃上絲世無用賢人
青山生白髭既卧黔婁衾空立陳寔碑吾無魯山道
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筆空涕垂族弟元結哭
其死甚痛或曰子笑過哀結曰若知哀之過而不知
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生六十

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宅十歲之
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
貪佞綺紈梁肉之徒

韋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
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
一級不見其味也吾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
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狀尾曰四
鄰侵我我從伊畢竟復思未有時試上舍元殿上望
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唐柳玠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

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於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嫉、實藝懿行人未或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修己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悌為其基、默為本、畏恟為務、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若倘來、莅官則廉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併、董生有云、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禍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暇問、著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先君兄弟三人、俱居

清列非速客不二羹哉夕會齧菡萏而已皆保重名
於世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
不由子孫頴學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
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術禮法稱于士林夫行
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有
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
友悌忠信篤行乃會之盞漿可一日無哉

崔玄暉為軍校負外郎母盧氏戒之曰吾見姨兄辛
玄馭云兒子從宦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
息若言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
汝今坐會俸祿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須特加

修潔勿累吾此意也。

唐蕭俛位宰相性簡潔以聲利為污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遊窮年。

范曾公質文少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俸賜多給孤幼閨門之內會不異品身沒之後家無餘資太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畧曰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猶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踪跡縮手避名勢勢位難

久居畢竟何足恃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

曹武惠王彬國華在帝前密論天下事無不合上意而公堂會議如不能言太祖益器重之在樞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雖兼領將相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接小吏亦以禮亦未嘗以名呼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書籍衾篋而已每公退惟閉門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方罷已待漏禁門而已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凡八年歸田錄云公所居之宅僅庇處之恬然子弟請如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呂文穆公蒙正在中書未嘗以親戚徼寵子從簡當
奏補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
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只授六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
于巖穴不能霑寸祿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
不知膺此寵命恐罹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
之固讓方允至道初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
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
為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
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
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不聞其鬱邑也况今
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

足以自重耳。上默然。上又嘗言：士大夫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相，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朝斥去，即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

李文靖沆太初為宰相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敗壁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詐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彌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全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爾安事豐屋哉王文正公旦以儉約孳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乎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公每見

家人服飾似過，即瞋目曰：「吾家素風，亦至於此乎？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耶？」公嘗作舍人時，家甚虛，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其後子素因閱家藏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素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蘖聲。

宋查道以勤儉，孳已為待制，每食必盡一膳，度已不勝，則不下箸，雖蔬茹亦然。常曰：「福當如是惜。」聖宋遺

畢文簡士安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殖產為子孫
計故天下稱其清王文正為相嘗面奏曰士安仕至
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絀今其
妻貸於臣家其不負陛下可見矣

向文簡殿中除右僕射麻下日翰林學士李昌武當
對真宗謂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殿
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昌武乃往
見文簡方謝客門闌悄無一人昌武徑入賀之公但
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宴
會亦寂無一人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殿中大耐官職
龐穎公籍為黃州郡掾夏竦時為黃倅優待穎公曰

異日當為貪宰相。穎公曰：宰相豈得貪耶？竦曰：一等人中貪爾，故穎公作退詩曰：田園貪宰相，圖史富書生。

王文正曾孝先，青州葭解及南省廷試，皆為首冠。翰林學士劉子儀戲語之曰：壯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范堯夫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絺袍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

寵之盛、利欲之繁、若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就易、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堯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范淳夫記司馬溫公布衾銘曰、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字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公之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惟於德義、若嗜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

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慾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勇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兒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于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陸放翁務觀退作溫公布衾銘曰公孫丞相布被人
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
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溫公訓儉文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
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
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不
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體食取充腹亦不敢故
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性而已

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
大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襪不可得豈知今
日富貴哉公聞之痛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雖

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
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
以公孫事譏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
處之久而以弊棄之譏者愧之處士魏野贈公詩曰
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後北使至問譯者曰誰是
無地起樓臺相公丁謂使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
方復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杜正獻公食於家惟一麪一飴或美其儉公曰某本
一措大名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朝去身
復為措大何以自奉養耶公不殖財產退寓南都凡
十年第宅畧陋居之裕如出入從者纔十餘人烏帽

息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
尚可竊高士名耶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襴歎曰公
為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
曰衍非乏此雅不好爾然公性好施卒不畜也張侍
讀壞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安施人之所不
能及也

范文正公常自言曰吾每夜就寢為計一日飲食奉
養之費及朝晝所為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
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枕公既貴常以儉率家
人且戒諸子曰吾貪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
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

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汝曹享富貴
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
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
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耶自祖宗來積德百年始發
於吾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則異日何以
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
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
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
於途路曰母老無以養公曰吾補子學職月得三千
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大喜授以春秋公既去孫亦
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經明行修朝

廷召至太學，乃昔日孫秀才也。

故事，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富鄭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在遠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治家嚴整。子舍女僕咸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喝，相公尊重，客跣踏起退。及富鄭公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覈，莫不躬親。左

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向文簡罷相出鎮多以吏事為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為非也

鄧州花蠟燭傳是寇萊公所造公自少富貴不點燈油雖厠溷間燭淚成堆杜沂公居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注與客相對二公皆名臣奢儉不同如此然邗公壽考終吉萊公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

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二公各嘗登處其間。邵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為諷笑。」

范蜀公鎮景仁，既退去，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元祐初，朝廷強起之，公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

呂榮公希哲，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晚居宿真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至有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在

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
閒心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
辭深夜則與子孫討論古今商確得失父之方罷
公丁舜從守官會稽或譏其不求知舜從曰勤於職
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趙叅政槩叔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
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
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大夫請老而去者皆
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意愛君之
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座隅以時省閱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行也

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
識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

范忠宣公堯夫知襄城縣伯兄久心疾堯夫承事照
管如孝子朝廷召編校秘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
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
何必固辭公曰富貴有命終不赴其定力如此

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
婿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鞏不敢公曰
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
敢不敬乎子會吾之會雖釋衣無害也
辛簡穆次膺不邇聲色與夫人相對如賓光堯每稱

其清修雖燕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慕晁文元司
馬文正之為人以禮自防善別嫌疑雖僕妾不冠不
見鄱陽守程邁遺果置金白奩公受果返金邁遭白
簡公廉益著雖崎嶇離亂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忘受
上高諭卿廉聲著聞士大夫皆言在閩中不受俸祿
公奏云臣為貧而仕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
敢受上曰使人人似卿天下何不太平耶
胡文定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
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耶
後不復奕為學官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
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為急乎遂終身不復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買妾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
戒行矣俄而歎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罷官荆南舊
僚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龜山具朝膳
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業間清坐講論不
覺日晷之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
膳延客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為壽公感然曰二帝
蒙塵國步抗擢豈吾徒為宴樂之日敢辭其人愧而
止公落職宮觀登舟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
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載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嶽
買地結廬名曰書堂為終焉計頽然當世之念矣
蘓子容自廣州罷歸不蓄南物獨載俸餘見錢過嶺

仁宗聞之擢知制誥曰其清過於馬援矣

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朱子曰此理甚明而先生屢言之欲人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通論出於

張子曰孟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邵子曰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不在人也

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是繫乎

天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朱子曰：苟能知己得之人與之，皆天也。則安有不知量之人耶？

程叔子曰：做官棄人志。又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要好了也。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

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則曰、他安能陶鑄、我自
命在、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
侯一人耳、

朱子曰、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
會槁壤、下飲黃泉底、却是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
却好色、只緣私慾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
別箇耳、

張子曰、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慾無厭、
而外物有限、唯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

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義無命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朱子曰白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沁出

潛室陳氏曰戰國遊士大抵不勝其利慾之私心擔

簞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繫，甘人之齋養，則雖有竒氣疎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眉，碌碌人下者，往往而是。尚何望其奮激陳義哉？曾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繫，不甘人之齋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竒之矣。

黃端明中，居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苟非義一介不取。諸人亦不以與人少時貧窶，炊黍或不繼，而處之甚安。至其力所可致，則亦不使親與其憂也。晚歲宦達，而自奉簡薄，不改於舊。惟祭祀則致豐腆，細大必身親之。上雅敬重公，屢有大用意，而公卒不少。

貶以求合、自始對詔策、痛夫欽廟梓宮之未返、則論之終身、至於垂絕之言不釋也。惟公此心、可謂無歎於幽明、致事十五年、收死卹孤、賑貧繼絕、蒙賴者衆、而公未嘗有自德之色、平居門無雜賓、邑里後生有來見者、躬與為禮、如見大賓、諄諄教語、必依於孝悌忠信、未嘗以爵齒自高。

朱子曰：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恒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矍矍軒冕、印紱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澹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為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為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

日從宦之所為，有不能無愧悔於心者，則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乎？朱侯彥實，入官三年，強直自遂，不為勢屈，以故浮沉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余視其簿書期會之餘，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侄登山臨水，絃歌賦詩，放浪於形骸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何如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槩，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徙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

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

在於是也、

歸樂堂記

又與陳同父書曰、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
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
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底意思、不
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吟底氣像、却是自家此
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着了、竊恐此是病根、
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

又答楊挺秀書曰、時論紛紛、未有底止、契夫清德雅
望、朝野屬心、更能所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
憂之憂、毋過於優遊、毋浚於道思、則區區者、猶有望

於斯世也。

耶津氏有尚曰許曾齋天資弘毅卓然有守正直恭儉出於天性雖艱難窮厄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朱子答鄭子上曰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人皆貴且壽且富以下反是又答丁賓臣曰富貴利達莫非天命軒冕倘來似未可必足見信道之篤然反復其言乃於得失之間未

免有右人之意似又全未得力何耶

又答吳尉曰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慰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為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為懼而未可遽以為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為恣肆及崩蹶進之心也

又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忌念也到官凡百更以勤儉愛民為心乃佳又曰大抵守官只是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謹畏也

又答卓周佐曰、熹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
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
當自銜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為小官時、不敢
求薦、後來叨冒刺氣、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
亦不敢挾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
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
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喻如此、何貪躁不思之
甚耶、試思訾反己為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
達、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東坡嘗書云、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
有尊賓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名我者、預以此

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冒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朱文公致仕後客位咨目曰。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其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化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可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攣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

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化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又大幸也

朱文公儉德帖云年來衰病多因飲食過度以致近覺肉多為害尤甚自丁卯正朝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釘如是菜羹熟水下飯卽肉釘不得用大標只用菜標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養德儉德避難之方墊等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

黃山谷菜銘云不可使天下之人有此色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

後魏王椿造宅廳事極高壯椿往為本郡人呼為王太原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王太原宅未幾太原王爾朱榮居椿宅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柏為之文梓為椽花石甃池引水等山碾磴庫廐亭閣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星而出行至東都而卒家人不能居

趙韓王普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羨材以萬數及

宅成韓王時為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至于捐館不復再來矣。盧多遜初叅政事服用漸侈其父億愀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一朝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多遜不能念父言竟以事敗。

丞相陳秀公升之治第于潤州極為宏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

宋高宗卽位裁省御膳早晚止一羊不過數品兵火之後屋宇闕陋亦不增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名位者才二三人其餘宮監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而其

時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箴過於國帑乃自厚奉養侍妾家僮衣服飲食極於美麗每享客殺饌必至百品出則厨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驢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叅銀鏤粧飾樣致如一皆其它庫所有呂頤浩喜清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侍郎韓相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相死諸大將以厚賂取呂用數千緡得一人大寵嬖之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呂已六七十歲矣趙鼎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朝拜相驟為驕侈別起大堂竒花佳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氤氳合於坐上謂之

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至省侍官日備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

歐陽公與其侄書曰吾家自江南歸命累世蒙官祿吾今又被榮顯汝等并列官品當思報效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昨書中欲買朱砂來吾不關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觀此為戒也

東坡題其後曰凡人強勉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於其私乃見真偽此公與其弟侄家書也

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也因景監以為主其從政也

言... 卷之...

陵鑠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處杜門不出已八年矣詩
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
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助合也助也腋下脅者為駟
乘持矛而操關挿戟者旁車而趨書曰恃德者昌恃
力者亾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
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而無變計秦王一
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
商君不從居五月而難作

蘓秦張儀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
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亦以談說顯名景春曰公
孫衍張儀豈不誠大夫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

天下熄。孟子曰：是妾婦之道也。惡得為大夫？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孔子之先，有正考者。佐宋三命，滋益恭。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璫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正謚考父，字也。陳氏殷曰：初命為士，其容僂；再命為大夫，其容偃；三命為卿，其容俯。三者皆是低頭而偃，甚於僂；俯甚於偃，蓋位愈盛而心愈下也。

宋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王文正旦門，不得見，意為

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文正曰旦處安
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淺耳及議知制誥文
正曰可惜張師德向敏中問之文正曰累於上前言
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壯元及第榮進
素定但當靜以守之爾若其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
如何也

素行錄卷之二

素富貴下

東漢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召其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并蒙爵土令天下銜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棄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後帝又欲以興為大司馬興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盛德不可苟冒帝遂聽之陰興卒顯宗下詔曰興固讓封爵歸處

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
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封諸子與子孫累世皆恂恂
義讓傳龜襲紫崔駟曰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
光武以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為非舊臣一旦八朝
在功臣之右每名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己甚帝愈
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
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識記欲令恭肅
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况當傳以連城廣土
享故諸侯王國哉帝不許詔勿復得言後融年老子
孫多不法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矯稱陰太后詔令劉
盱去歸以女妻之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

等官歸故郡獨留融融尋卒

漢壽張侯樊宏謙柔畏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因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冝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歲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北海王睦少好學光武及明帝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

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龔、爵、以來、志意衰墮、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漢傳、太后從弟喜、好學問、有志行、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傳太后不悅、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言、喜行誼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疾、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在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重之、尋復進用焉、時傳氏驕奢、嫉喜之恭儉、又傳太后

欲稱尊號喜以為不可朱博傳晏數毀短喜喜遂策免及傳太后崩諸傳皆免官獨下詔褒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不順旨從邪以故斥逐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其以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遣就國以壽終漢明帝時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補病讓國於弟成既葬乃掛衰經於塚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具札亂世行權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漢馬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
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見后袍衣踈麤以為綺
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
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
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不衰章帝欲封
爵諸舅太后不聽曰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
慎舅家不任樞機又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
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
練食不求甘者欲身率下也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
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上乃止
漢和帝鄧皇后性孝友好書傳晝修婦業暮誦經典

及八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及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中郎將。安帝即位，太后臨朝，詔檢敕鄧氏賓客曰：「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又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墻術學，不識臧否。斯故褻敗所從來也。然帝年長，太后不還政，潁川杜根上

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繡囊撲殺之根得蘇逃竄為
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

劉先主克劉璋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
曰霍去病以凶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凶
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
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
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先
主從之

太尉長沙公陶侃晚節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
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奉
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八州刺史印

傳祭戰軍資器仗馬等舟舡皆有定簿封印倉庫悉
加管鑰以後事付司馬王孚期輿車就舡將歸長沙
顧謂愆期曰老而婆娑去徘徊也不正坐諸君薨謚曰桓
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
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理
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
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懷字
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常欲為之筮含曰年
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
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
三而卒

劉宋謝瞻為豫章太守，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位已重，賓客輻湊，瞻驚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產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王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及宋主篡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逆事若悉，以見

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
以下悉以委蔡以上固宜共叅同異廓曰我不能為
徐干木羨之署紙尾遂不拜選署黃紙尚書省與吏
部連名故廓云然沈約曰廓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
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致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
通塞之任遠矣哉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子竣貴重允所資供延之一無
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輓車逢竣鹵
導薄即屏住導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
不幸見汝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
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

能久乎

劉宋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權重當時大納貨賄門
外成市家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覲之獨不降意蔡興
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
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
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閭者不達妄意僥倖
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魏主
孫佐

用事人皆有是言

宋大將軍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以始興公就第
頃之宋主欲復用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
不效何公往而復還尚之有慙色後復為司空罷就

第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一夕徙居數湖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元魏開府儀同三司寇儁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疋儁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西魏大統中補老病不朝謁周天王宇文毓欲見之儁不得已八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高齊左丞相斛律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肥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挽車不用牛馬使人挽之至階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古來貴戚鮮

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宇文周太傅于謹，勲高位重，而事上益恭。周主將視學，以謹為三老，仍賜延年杖。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周主行養老禮畢，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會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進，為惡者退。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謹盡忠補益，特被親信，教訓諸子，務存靜退。卒謚曰文。

隋蔡王智積文帝之弟子也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唐長孫皇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甚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政事固問之終不對後上以后兄無忌為左僕射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上不從卒用之胡氏曰無忌若從皇后之言退

避權勢保其寵祿又安有黔南之禍哉後有言無忌
無忌自懷滿盈固求遜位
皇后又力為之請上許之
唐長樂公主長孫后所生下嫁於長孫無忌冲資送
倍於永嘉長公主高祖魏徵諫曰漢明帝封其子曰
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
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八告后后歎曰妾觀魏徵引
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真社稷臣也因請厚賜徵且
語之曰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后撫愛庶孽逾於
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
子乳母請益東宮器用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
不揚何患無器用耶及疾篤言於上曰妾之本宗因

緣葭茅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壠勞費天下，更願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死不恨矣。后嘗采夫人得失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譏漢明德馬后不能抑親戚之權，而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原，而禁其末流也。

唐太宗以漢世預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范氏曰：厚葬之禍，古今所明知，然後世人主為之以賈禍，迹相接而莫或戒也。太宗雖自為終制，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豈非高宗之

過乎。

唐太宗幸洛陽宮，以闕儲峙，謹故吏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謹，官吏臣恐承風相扇，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煬帝諷郡縣獻公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畔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卿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昔朕過此，買飯而食，儻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范氏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亦曰：朕能任

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其所由興也。魏鄭公薨，上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唐太常博士袁利貞，族孫誼為蘓州刺史，自以其先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琅琊王氏雖弈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恥與為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驚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袁淑死於宋，觀又王氏股肱晉室而弘為宋室佐命，儉為齊佐命，梁室之興，王亮為勸進之首。

唐高宗時田游巖隱居泰山上徵為太子洗馬無所
規益右尉副率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策由之峻
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
導儲貳漸染芝葉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未周足
下乃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
護之寄乎巖不能答

唐紀王慎太宗子女東光縣主楚媛適司議郎裴仲將
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娣姒皆得歡心時
家女競以驕奢相尚諂之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
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
非適志歟富貴倘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慙服武后

時慎坐繫薨，跽痛嘔血，不御膏沐垂二十年。

周安平王武攸緒，武后之族也。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武后稱制，攸緒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遊巖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畊種，與民無異。胡氏曰：武攸緒舍爵辭官，安於巖壑，而使后不之疑，其智足嘉矣。武氏量雖非宏，而識濶遠，覘其所為，無偽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竒材高識，不能自晦而立於其朝者，深可惜矣。中宗神龍元年，以安車徵武攸緒，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後，又徵入朝，敕於兩儀殿行問道之禮，令以山服入，見不名不

拜收緒至趨立再拜而退屢加寵賜皆辭不受親貴
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胡氏曰武收緒之志不緇
於其族卓矣它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革則
奮然而出收緒見其來也應召而來遺榮而去當是
之時一人而已

李泌字長源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
交後隱居潁陽肅宗自馬嶽遺文召之謁見於靈武
上大喜出則駟轡寢則對榻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
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
乃止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
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

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後克復兩京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竒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與臣同榻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辨殺卿耶對曰陛下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泌又固請歸山，上曰：侯將發此議之後，上又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胡氏曰：鄴侯不事肅宗，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補國表裏相結，既除之之道，寧舍相位而隱於山中。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更得明智之君，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泌反復數百言，而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進退出處之義者也。唐代宗禮重郭子儀，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

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因賤八待罪。上曰：「諺云：『不癡不聾，無以作家翁。』兒女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賤數十。

唐姜公輔久不遷，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奏擬，上有怒公之語。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中使責參。胡氏曰：『公輔之眷眷於遷秩，陋矣。』至於黃冠之請，躁動聾恆，所以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能自免也。」

唐威寧滅王渾，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事，皆務姑息。滅奏事，不過唐制凡奏事得可者，不過者寢其奏不下。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唐憲宗擇公卿子弟可居清貫者，使尚主。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宗不辭，遂以宗尚岐陽公主。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宗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憲宗疾篤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主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則臣請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兄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着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尚公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復爾胡氏曰文宗處富貴之極地而能清素儉

約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無疑矣而朝夕承弼之人
無伊傅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
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

唐起居郎鄭顥以文雅著稱萬壽公主宣宗之愛女
故選顥尚之舊例以銀裝車上曰吾以儉約化天下
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
道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後顥營
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始判戶部
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
懷表辭

唐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荆門俘斬十七八賊

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退。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弗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胡氏曰：夫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憂。邂逅有成，必望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怏怏心。此臧獲下陳之見。爾巨容盡力殄賊，恩榮立至，為唐勲臣，顧不賢於養賊自封之醜耶？一念不善，縱賊挺禍，它日無辜斃於閻尹之手，非不幸矣。

五季時，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尊賢禮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一日謂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

曰先王

後晦之
父季悔

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

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從

晦不能留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

士每詣府跨黃牛從晦時過其家四時賜予甚厚胡

氏曰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為之臣求之十一國蓋

少倫矣

馮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

離將相公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

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叟自述累朝榮遇之

狀時人徃徃以德量推之司馬溫公曰老質稱馮道

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市變遷人無間言夫為女

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紵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
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
故也、道之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補乎、夫忠臣見
危致命、智士無道則隱、今道尊寵冠三師、權任首諸
相、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謁勸進、茲乃奸臣之
尤者也、

宋趙槩、應天府人、嘗為官職、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
一子京官、槩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槩曰、方為學
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朝夕難期、願及今
以為榮、許之後、遂為例、後與高若訥同判內銓、若訥
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槩瞿然、即

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朝夕為學士，可少待也。槩不聽。遂除蘓州。同時有廬人包拯，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且十年，人稱其孝。君子曰：古人云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若包趙二公，可謂愛日之孝子，而暗合此詩之旨矣。

成都人李發，字浩然，資稟高邁，自其少日，生理未裕之，以至老而豐殖，推財讓產，恤孤懷幼，賙人之急，自兄弟族黨，以及疎遠之無告者，無不盡其力，而退無自多之色。平居折券棄債，不勝計其微。至於病者，與藥石，產者，給薪米，亦久不懈。歲或不登，輒為食，以食餓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三十餘年，日以為常。所出

捐不知其若干斛所全活不知其幾何人矣孝宗聞而嘉之以義槩獎之特授迪功郎朱子為之記云楊綰字孔瓘為人沉重事母至孝著書立言不求人知論治體有規模歷官禮部吏部侍郎性介直不附宰相元載嫉之左遷國子祭酒及載誅綰拜相綰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范氏曰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

宋狄青字謹臣為范韓二公所知起自卒伍宣撫荆

湖平儂智高位至樞密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際遭安敢遠附梁公厚贈而遣之仁宗諭青使去其沮青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留示軍中不敢奉詔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庭八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貴不忘賤如此

元李孟字道復少有學行仁宗元祐中為相多所裨益而自視常若不及乞罷政權避賢路仁宗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終始既而賜爵秦國公御書秋谷二字以賜八見必命坐字而不名賜鈔十萬貫又為治第孟曰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

辭不受，唯受墨迹。

宋太祖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因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御，求為匹夫不可得，此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宋鑿太祖見其女永寧公主，服貼繡鋪翠襦，戒之曰：「主家服此，宮戚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侵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又與皇后侍坐，言官家作天子，宜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

宮殿悉以金銀為飾，何所不可。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為意，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宋鑒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事繼母以孝聞。太宗尹開封時，使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儲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而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太宗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它日，太宗因侍宴，論當時名節，具道溫叟辭錢事。太宗歎賞久之。

宋鑒

素行錄卷之三

素貧賤上

易乾之文言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賁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不乘也、

履初九曰、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豫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吉、

象曰、不終日吉、以中正也、

蠱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遯上九曰、肥遯、無不利、

象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

衛風考槃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寤寐獨言、永矢

不諼、

衛風衡門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

樂飢、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賢哉、回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子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歟、
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
足以臧、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也、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

屢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也、稷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唯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所以異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
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輯履負負然來黔敖左捧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
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
而謝焉終不食曾子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

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
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
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
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者聞言負

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車而還耻令牛飲其下流也

逸士傳

孔子謂顏淵曰家貧居臯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內之田十頃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乃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孔子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朱子曰、曾子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離乎孝敬

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

求人知為大、朱子曰、今有一樣人、不肯安貧、其氣銷

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可矣、

原憲居於蓬蒿中、併日而食、子貢曰、甚哉子之病也、

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若憲、

貧也、非病也、

榮啓期行乎郕之野、裘鹿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

先生之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

三天生萬物，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得年九十五，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憂哉？

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裘，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予，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

北宮文子衣其短褐，有貂狐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篳路，若文軒之適，終身適然。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完，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後賢評之曰：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艸木也。使艸木如八珍，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矣。

老萊子避世居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家、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子曰、諾、其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為人所制者、妻委、畚而去、老萊子乃隨而隱、

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帚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四皓見秦政暴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

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我將安歸。駟馬高車，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漢高祖招之不來。

楊雄，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謂經莫大於易，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家貧，產不過十金，無擔石之儲，晏如也。

嚴子陵，小字狂奴，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司徒侯霸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

撫光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竟不可屈耶、乃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故舊、帝從容問、朕何如昔時、光曰、陛下差增於舊、因共偃卧、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終、後人名其處為嚴陵、瀨、范文正公作祠堂記、從而歌之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馬援兄子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僅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椽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

求羸餘、但自苦耳、

扶風法真、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
補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
而名、我退、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郭有道、林宗、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參、精廬、乏食、衣
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補之曰、
吾見士多矣、無如郭林宗、或問范孟博曰、郭林宗何
如人、孟博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茅容季偉、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
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竒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

宿旦日、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容共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竒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補之、

後漢毛義家貧、以孝行補張奉嘗候之、府檄適至、以

義為郡丞，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薄之辭去。後義母亾，遂不仕，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龐公德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曰：「先生苦居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吊，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殮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

意也。

東方有士曰爰旌目，將有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人
丘也，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而後能視，曰
子何為者耶？曰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噫，汝非盜
耶？胡為而食我？兩手撻地而嘔，嘔不出，啞啞然，遂伏
而死。

管寧幼安，北海朱虛人。漢末避亂，依公孫度於遼東。
日講詩書，所居城邑，民化其德。家貧，常自坐一藜榻，
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為學，不倦。其榻上當膝處，皆
穿。曹魏徵還使仕，寧陳情不仕，而終寧名行高潔，望
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寧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

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

獻帝時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遼東度虛館候之寧見度語唯經傳不及世事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亂者皆來就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習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中國少安北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

姜肱嘗被徵不至威帝使畫工圖肱形狀卧於幽闇言感肱不欲出風上竟不得見之肱私謂其友曰今政在闇官夫何為哉遠遁海濱賣藥給食卒姜肱與

二弟仲海季江友愛篤至常同被而寢嘗俱詣郡夜
遇盜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
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
以代兄命盜兩釋之但掠奪衣資既至郡衆見肱無
衣服恠問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感悔就肱叩頭
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邴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未肉送
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
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原少以操尚稱公孫
度虛館以候之原剛直清儀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
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密

遣原逃歸，度亦不復退也。後為操掾，操幼子死，原亦有女早亡，操欲與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公所以待原者，以能守典訓也。操乃止。

法正孝直，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如何？」正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更使之，正當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守遂不敢。」

晉徵士陶淵明，隱居柴桑栗里之間，不慕榮利，環堵蕭然，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田，婦鋤於後，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嘗為彭澤

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曰：汝朝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督郵將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歎曰：我豈有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少兒耶？即日棄官歸，賦歸去來辭，以見志。又作五柳先生傳，畧曰：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志亦不為不悲矣。然其詞

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怨尤切蹙之病云所著述酒荆軻等詩皆忠憤所形也

梁任昉不事產業或譏其多乞貸隨復散之親舊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為叔則不知我者亦以為叔則謝眺常見江革時大雪見革弊絮艸席耽學不倦眺乃脫所著襦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

楊素謂文中子曰子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足以自樂也願君使正身以統天下使時和歲豐則道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其服儉以潔無長物常曰君子非黃白不衣婦人則有青

碧又曰志氣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公。

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疋、不受、減半、不受、減至一疋、終不受、韓裂二丈與之、云人寧可令婦無禪耶、范笑而受之。

魏焦先字孝然、結草廬於河間、號蝸牛廬、呻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乃露寢雪中、袒卧、人視之、并如故、後至百餘歲卒。

樂頤之為王僧虔主簿、後棄官歸、吏部郎庾景之嘗往候、頤之為設食、唯槁魚菜、殖景之曰、我不能食、頤之母聞之、自出嘗膳、魚羹數種、景之曰、卿過於第季、偉、我非郭林宗。

閔仲叔隱居不仕、好食猪肝、安邑令聞之、常給仲叔、仲叔曰、吾豈以口腹累人、遂去安邑之沛、後侯霸聞名、辟之、既至、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梁顧協為廷尉、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梁陶弘景當武帝朝、屢聘不出、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以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帝嘗問弘景山中何所

有答曰山中何所有、壠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帝乃賜琴、還山、弘景性愛松、所居庭院皆松、君子謂弘景非徒愛松、其實節如松柏、

王績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及老莊置床頭、他書罕見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臯、著書、號東臯子、

梁徐勉之、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杖躡履、逍遙自樂、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

陸龜蒙、魯望、自號江湖散人、有田數百頃、屋三十楹、

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畚鍤、株刺無休、或譏其勞、答曰、堯舜徵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

唐田遊巖、隱箕山、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遊巖野服出拜、儀止、勤樸、帝曰、先生居此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韓文公作董生行曰、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八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

戚戚妻子不咨咨。

司馬文正薦劉安世充館職，謂曰：知所以相薦否？劉曰：從公遊久矣，公曰：非也。光居閑，足下問訊不絕，光居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薦也。

劉恕道原家貧，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歸也，時己十月，無寒具，司馬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與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汝州，悉封而還之。溫公曰：於光尚不受，他人可知矣。

黃魯直作灑溪詩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

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
名曰瀟溪、與之遊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美、然
茂叔短於取名而長於求志、薄於繳福而厚於得民、
非於奉身而燕及、喫饜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
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
所得多矣、

孫明復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故相李文
定守、究見之、歎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
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箒、
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
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

女不以與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
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
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禮故當時士大夫莫
不賢之

石徂徠介為舉子時寓學于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
比者時侍郎王濟聞其勤約因餉客授以盤饌却而
不受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食之則可若止得
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食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
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王咨重之

張橫浦九成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
人有以襲衣為送者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

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慾之心生、廉耻喪矣、工夫何在、

邵康節慶曆間過洛、愛其山水風俗之美、始有卜居之意、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嘉佑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河宅故基、以郭崇韜廢宅餘財、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石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耻矣、司馬公以下、集錢買之、朝廷初以遺逸命官、先生辭之不

從自作無名公傳曰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
美唯求冬溫夏涼遇有睡思則就寢故其詩曰墻高
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腦中充塞
宇宙家貧未嘗求于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
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肺腑

呂汲公以百緡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
傍謂伊川曰勿為己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
顧者以顧貧也公為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
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顧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
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橫渠去朝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

而不知天為賢人而不為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尊賢貴德，安命樂天，時以為難。先生持論不變也。

胡文定公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知故間，非唯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公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無物，足以撓其心。取舍一介，必度於義，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衣也。

徐節孝積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父樵夫，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陳後山師道遊京師，傳欽之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

觀曰此人非持刺字俛理色伺候於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傳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傳公知其貧欲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出口。又章惇欲見之。因秦觀以致意。無已答秦觀書曰。師道於章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雖然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俟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陳公與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婿。陳在官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氣。陳止有一。其內子為於挺之家。假之以衣。陳詰所從來。內以實告。陳曰。汝豈不知我不着渠家衣耶。却之。遂

以凍病而死。謝克家作陳文集序云：篋篋無副裘，又云：此豈易衣食者，蓋指此事。

錢文僖公留守西都，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步。至午橋，訪郭君隱居。郭不知為錢相來，草具置酒。錢相喜甚，不忍去。至晚，衙騎從來，郭君不為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至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庭，無從上謁。謝錢公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為何如，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遊。二公相繼入相，薦于朝，命以官職不出。漢陽人任崇有志節，郡守龐參候之，崇不與言，但以籩一本、水一盂置屏前，抱孫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

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強宗抱孫兒當戶下、欲吾開門恤孤也、遂歎息而還、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却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念輕、况衣食外物、至微末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必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胡籍溪憲、沉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文定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朝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

藥以奉其親，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文定稱其有
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
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晦翁祭文曰：
有隱其居，維蜀之莊，浩然其歸，衡泌洋洋。我輩我瓢，
我糟我糠，或漁于溪，或圃于岡。水鯉鮮腴，藥穎豐長。
我思悠悠，歲月于荒。

劉病翁子彙，世居屏山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
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
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
也。以自適，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趨者，漠然如無見

劉白水勉之亂後歸故山、室廬荒頓、乃即建陽近郊蕭
屯別墅、結為草廬、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勉、淡若無
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呂公仁
居知公之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
之句、世傳以為實錄、被召詣闕、知道不行、即日謝病
歸、杜門高卧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臨財廉、一
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
既謝不納、又擇其宗黨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其
先祀、

李延平侗從羅公從彥、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清介
絕俗、里人鮮克知之、見延平從遊、或頗非笑、延平若

不聞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退而居屏山里結茅水
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得早歲
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求於當世然憂時論事
感慨動人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州郡士子有
以矜式焉生理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祭謹
飭租賦必為隣里先親戚或不能婚嫁為之節衣食
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所謂
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晦庵
祭文曰娑娑丘園世莫我知優哉遊哉卒歲以嬉
朱韋齋松屏居建溪之上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
於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澹如也

伊川先生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有命、曰為己固當、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橫渠先生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

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不恤
惟意所在

問陋巷貧賤之人皆有以自樂何獨顏子程子曰貧
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
瓢由是萬鍾由是

呂氏稽仲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
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
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
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
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

問聖人有為貧之仕乎程子曰為委吏乘田是也或

人、以是勉程子出仕、程子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徐之謀耳、

又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進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川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

程子曰、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楊龜山曰、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

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

南軒張氏曰、嘗恠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耶、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索隱行恠、必欲長往不返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術、為最詳也、以為光武欲為高世之治、則當世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己、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

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材之盛、其為功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秦檜用事、李西山郁、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于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為意、

程復亨號韓溪翁、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處之、泊如也、

謝君源字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數學子以奉甘旨、家世清貧、獨有園廬數畝、父中隱君、

既以其號榜之、資深雖從宦、然於生產亦不有少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暇日挾丹、吟哦於其中、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不足也、范仲黼母王氏自幼以專靜才明、稱於其家、既笄、歸同郡范氏、居家儉約、不以出納細故累其君、夫既歿、家事益落落、夫人慨然使二子自力於學、繼踐世科、人以為榮、而夫人不色喜、顧語之曰、吾悲汝父之不及見也、汝家世以清德直道為門閥、汝曹學問、宜知所本、仕不患不達、患無以稱耳、藜糗吾能甘之、毋遽以三釜為也、二子以是益自勵於學、而仲黼杜門幾十年、不汲汲於進取、蜀人高其行、

宋任臣靖康之亂、奉其母奔走南渡、生理蕭然、妻王氏嫁時裝甚厚、卽盡捐以佐朝夕之用、事姑盡愛敬、甘旨無闕、供後公嘗通守武昌、久躡郡事、前例攝事者受俸、給與諸司、問遺往來、皆如真太守、公疑之、以語王氏、王氏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知今日矣、今幸粗足、何以是自污為哉、公以為然、皆謝不取、宋劉平父兄沒、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為祠官、超然自放、以沒其身、蓋其年少時、氣甚豪、自再直廢省、卽自知其不偶、而先廬屏山之下、前帶潭溪、觀宇靚深、竹樹蒙密、顧而樂之、不忍去也、因以暇日、廣其觀遊、種木疏泉、上下澗谷、竟日不厭、自以為退隱于家、無

農圃漁樵之役、而隨緣閱世、復善修身、又庶幾古人
日損日益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之寮、而刻文壁
間以志、其目中武夷東南十里許、因山田闢臺館、以
達于溪上、良辰勝日、往來于兩山之間、弦琴觴酒、屬
客賦詩、其樂雖與人同、而其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
韻、與夫當世儒先長者之雅致、泯然有以會於心而
適於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悅、則人有
所不能及也。

宋潘峙妻李氏、莊簡公光之女、年未及笄、已能刻苦
自厲、甘忍貧薄、周恤親黨、雖凶事無所憚、既歸、公諸
妹多未行、奩具所須、推予不少、歛從公居官、未嘗問

外事買市物、而門內之治、雖細必親、與公言、未嘗以爵秩進退為欣戚、其教諸子亦然、有識高之、

朱子牧齋記曰、古之君子、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甚於予矣、而有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然也、豈以飢寒者動其心、豈以挾冊讀書者、而謂之學哉、

雲谷記曰、乾道庚寅、予得雲谷、因作草堂其間、牘曰晦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滅影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

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

與留相正書曰：鄙性稍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能有意於仕宦，今行年六十有一，衰病侵凌，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為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

又答許順之曰：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畧營生理，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及。汲汲遑遑，役心求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陳同父書曰：熹本末只是間界學問，近方措置種

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得此物喫耳奉告老
兄且莫相攙掇留取閑漢在山裡咬菜根與人無相
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材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
事况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

與劉平甫書曰、熹碌碌如初、貧病日侵、而仕宦之意
寢薄、吾命有所制矣、

答陳膚仲曰、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
氣太豪、日用間羞言撙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
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各審鄙
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為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
之也、

吳伯豐問、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者也、顏子、潛龍勿用者也、顏子陋巷自守、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朱子曰、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

朱子答黃直卿曰、所謂艱窮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着、今乃一旦驟至此耶、自困涸轍、無力相賙、深自愧歎也、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答趙昌甫曰、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着力

處如其不然則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為可貴也

答甘吉甫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

答余國秀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樂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况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亦可
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答葉仁父曰、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為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為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偽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亦默曉也、而今所喻、雖若少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

索言之、幸試思之、

答呂紹先曰、冰喻亦苦食貧、此吾輩之常、唯當益堅所守、不墮先訓為佳耳、

虞邵庵集曰、吳草廬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數十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之曰、草廬、

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免計度豐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誼不謀利意、不相妨否、朱子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義處之、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漢王章與妻居、冬無被、卧牛衣中、涕泣、妻怒呵曰、京

師尊貴者、誰如仲卿、不自奮激、乃反涕泣乎、後章至京兆尹、欲上封章、妻止之曰、人當知止、不從、竟死獄中、

後漢王霸少厲清節、光武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其子奉書於霸、車馬僕從雍容如也、霸子時耕於野、聞客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恠問之、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貌、見容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令子伯之

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崛起而歎曰、有是哉、終身隱遁、

後漢汝南周燮、學問深純、隱居不仕、安帝以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遂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楊龜山曰、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旌之位、非其道也、有不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不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

顛冥利欲，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道，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謂士之貧賤，雖視世盛衰，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章聖幸汾陰，回望林嶺間，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魏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後萊公鎮洛，凡三邀不至。萊公暇日，寫刺訪之。野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相得甚驩。萊公再秉鈞軸，野贈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萊公貶通州，每題前詩於窓，日夕吟

哦之。

伊川先生曰。夫人不自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貧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

陶淵明詠貧士詩。榮叟老帶索。欣然不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斂袂方掩肘。藜羹怕之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歛。

杜子美同谷歌末章。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饑走荒山道。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青天白日速。宋文公跋云。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至其卒章。嘆老嗟卑。

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蘓子由云：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碍，誰謂天地寬。郊，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以是卒以窮死。

白雲先生許謙字益之，元時人，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素志冲澹，以道自樂，嘗以目眚倦於應接，遂入金華山中，學者翕然羸糧司書而從，達官富人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耻，中外諸臣列其行誼，章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卒謚曰

文懿

文文山曰、吾鄉歐陽吳齋先生、講學天出、從遊蒲門、登科二十年、獨處環堵、晚見召擢、一再登朝、先生居之澹如也、其修於家、終日清談、引接後進、未嘗為瞻石謀、捐館之日、索無贏資、諸生為集葬事、嗚呼先生之風、可使懦夫立也、其子浚字資深、亦能守拙甘貧、酷與乃翁相似、區區謂文獻所屬、吾黨當相與輔成之、使為善者、知所勸云云、

元劉仁字夢吉、容城人、天分甚高、力學不仕、憲宗時累徵不至、不得已而一至、拜太子贊善、尋以繼母病辭歸、俸給一無所受、世祖時徵而不至、家雖甚貧、非

其義一介不取、隱居教授、師道尊嚴、所居扁之曰靜、修、歐陽玄贊畫像云、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殺伐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崔氏銑曰、夢吉不就、存華夷之防、其元之伯夷歟、羅仲素南鈞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楊中立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楊為蕭山令、仲素徒步往見三日、知舊學之差、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詠而歸、充然自得、嘗作顏樂齋詩云、山染嵐光帶日荒、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歎、賴有顏瓢一味長、

學者補豫章先生

陶淵明有脚疾嘗往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藍輿朱

子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

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藍輿用其子

弟與門人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耻此變

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為學者言

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朱沂字泳道文公之曾孫也文公之後能世濟其美

者罕矣求其明辨力行真踐實履果無愧文公四書

之教者泳道一人耳侍從監司太守以遺逸薦者衆

矣泳道皆不應聘謝疊山書薦建寧府判願枉駕訪

之迨至門下與之談論以建安武夷書院山長待之

唐陽城字元宗，夏縣人。孝友篤至，與二弟孤惇相育。恐外姓離間骨肉，年既長，猶不娶。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歸葬。城與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寡妹依城以居。有甥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城嘗與弟負缺以遊。

明羅倫字彞正，永豐人。成化初，對策居魁。忤大臣李賢，以修撰調福建。後致仕，居家數十年而終。倫慷慨樂善，於富貴利達澹如也。既辭疾歸，結茅居金牛，取給農畝，不受饋遺。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米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日與學者講學，曲肱飲水，浮雲富貴之志，人不及

焉

身行金卷之三
有見

三十一

素行錄卷之四

素貧賤下

漢徐穉，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平原太守不就。初，黃瓊教授於家，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及卒，往吊，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使茅容退之，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

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食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秦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穉以書戒之曰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秦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

漢桓帝徵安陽處士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既馬萬匹豈可減乎皆曰不可桓慨然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遂隱身不出杜密嘗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杜門掃軌無所干及太

守王昱謂曰、劉季陵清高士、密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東晉孝武帝、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屢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內史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并存、請寢召命、帝許之、

劉宋衡陽王義季、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避雨具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

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上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北史處士韋夔，字敬遠，孝寬之兄也。尚志夷簡，澹於榮利。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天王毓禮敬尤厚，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夔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隋文帝時，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

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胡氏曰：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使仲淹而不知，或知之而與之言，皆不足以為智矣。且通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亦可見其自處之不重矣。

李密襲破黎陽倉，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泰山道士徐洪客遺書於密，以為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

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
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胡氏曰
洪客之謀竒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
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或寄於盜賊洪客魏徵
亦不從皆優遊黃冠中而抱匡時之畧懷濟世之具
顧人不能知耳其膏中之竒固多矣而迄不自見豈
其未及唐室之興而死歟抑如黃石公會仲連之流
歟嗚呼其可謂高士矣

唐睿宗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
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
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

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憲宗朝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廷有得失輒附奏陳論胡氏曰伊尹之嚚嚚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乃有堯舜君民之志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感三顧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李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歟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
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
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
有成此不敢取遽為掩而築之

唐司空圖棄官居王官谷昭宗累徵不起昭宣時柳

璨當時小人用權以詔書徵之圖懷八見陽為襄野

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

正之朝可放還山胡氏曰唐末進退不污者唯司空

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當時朝臣之迹近而意

遠情踈而罪微此蔡邕位瓊周必之所難也詳味其

事想見其人嗚呼其可謂賢矣哉

周世宗召華山處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胡氏曰：「陳搏之蘊，非世家所知也。飛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惜世宗不能訪以治道也。

宋輔廣，字漢卿，朱門高第也。醇謹勤恪，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杜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

言名録卷之四
ノ身

西紀一九八〇年一月三十日印刷
西紀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發行

素行錄(影印版)

二恥齋文獻刊行所

發行人 申基勲

印刷人 申喜鎮

農經出版社

大田市東區元洞九二番地

電話 ② 二一三二

③ 二九二二

③ 二九二三

(出版登錄第卅一號)

古 181.15
人582人
1.1